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十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六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民業部

農家

田附

羣書要語

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塹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  
 雨荷插成雲五穀以類桑麻敷芬西都賦漢武詔  
 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益生因悉交去復下水灌  
 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漢書載艾載林其耕澤二詩其  
 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鑿斯趙以嬉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良  
 耜饒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盤庚惰  
 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同上人生在勤勤則不匱管子農  
 夫不為水旱輟耕荀子農粟圃筮共談龍畝間葉正則文

田一歲曰苗二歲曰新三歲曰舊爾雅雍州厥田惟上上禹貢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无飢孟子

詩句夕陽臨水釣春兩向田耕劉長卿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

山詩渾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孟郊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

山杜畬田貴火声煥爐杜曲江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白雲邊

杜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藹二桑麻交公侯為等倫杜

古今事文類

耕辛樂道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

耦耕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云云耦而不輟微子

荷篠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  
四躬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止子路宿殺雞為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同上

豚蹄禳田

淳于髡滑稽多辯齊威王八年楚伐齊一使髡之趙請救齊金  
百斤車馬千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  
臣今者從東方來見道傍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  
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孰穰二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  
奢故笑之齊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乘髡至趙予  
精兵十萬楚聞之引去注篝籠也汙邪下地田也

輟耕隴上

陳勝字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愴然曰苟富貴無相  
忘傭者笑勝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羔酒自勞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休苦歲時伏臘  
烹羊包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二其詩曰田彼南  
山蕪穢不治種一頃且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躬耕隴畝

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負郭十畝以下係田

孔子曰回家貧胡不仕對曰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  
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田不願仕

負郭二頃

蘇季子曰吾若有雒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印乎

買田自污



黠布反上數使二問相國何為客說曰胡不多買田地賤其

伯耕使李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与伯君  
伯常耕繼平使游李

及貴買田

張禹内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溉極膏腴  
自耕而食

徐穉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身後桑田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弟子衣食  
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召陛下

求田問舍

許汜見陳元龍元龍謂汜曰今天下大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  
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无可采

有田不仕

王素使謂文中子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西有先  
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勤  
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  
不願仕也

苦飢常勤

陸龜蒙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兩潦則去江通故常苦  
飢身畚插採刺无休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黜瘠禹胼胝彼聖人  
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陸文

多田翁

盧從愿占良田數百頃自此薄之目為多田翁



稼軒記

洪景廬

田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東亦西車鑿午錯出處勢便  
近士大夫樂寄焉環城外中買宅且百數基苟不能寬亦曰避  
燥濕寒暑而已耳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曠土存三面傳城前  
枕澄湖如玉帶其礎千有二百三十尺其礎八百有三十尺截  
然砥平可廬以居而前平相收皆其識其處天作地藏擇然  
後予濟南辛侯幼安最後至一日獨得之既築室百楹度財占  
地什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種田泱泱居然沂上乃意它日釋位  
得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為稼軒而命田邊立  
亭曰植杖若將具黍黍饌之為音東岡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  
款竹以錦路行海崇集山有樓巒巒有堂信步有亭滌研有渚

子之世

也

皆約畧位置規畫片然成之而主人初未之識也繪圖畧予曰  
吾甚愛吾軒為我記之謂侯本以山中州為人抱忘仗義章顯聞  
於南邦齊魯巧負國赤手領五千騎歸來去三萬眾中如挾纓  
免東馬街從山關西奏進至通書夜下粒食壯者夾際儒士為  
之興起 聖天子一見三歎息用是簡深知入谷心出節使  
二道四立連率莫府頃賴以城冰白潭傳於江西兩地驚震談  
笑掃空之使遭事會之來挈中丞選職方氏彼周公瑾謝安石  
事業侯蓋饒為之此志未償願自諸成浪林泉從老農學稼無  
亦大不可故若予者張張 卅間不能為人軒輕乃當夫須發  
禪醉眠牛背與莛童牧孺有相摩幸未梨老時及具侯展大功  
名錦衣來歸竟屢屋潭潭之樂將荷涼栢州風乎玉溪之上  
闕隸內謁曰是嘗有力於稼軒者侯當輟食迎門曲席而坐  
手一笑拂壁間石細讀之庶不為生客侯名弃疾今以右文



脩築再安枕江南西路云

古詩

畚田行

劉禹錫

何處好畚田團團二縵山腹鑿龜得兩卦上山燒卧木 下種暖  
灰中乘陽圻牙孽蒼二一雨後茗穎如雲發

渭水田家

王維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麥苗  
秀蚕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二即此羨閑逸悵然歎  
式微

田家

聶夷中

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脩倉鋤田當日  
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食粒二皆辛苦二月賣新絲五月糶  
秋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二為光明燭不照

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田舍曲

王貞白

古今利名路只在農門前至老不離家一生常晏眠牛羊晚自  
歸兒童戲野田豈思封侯貴唯只待豐年征賦不辭苦但願時  
官賢時官苟貪濁山舍生憂煎

田家雜興

儲光羲

梧桐陰去我門薜荔網我屋迢二兩夫婦朝出暮還宿稼穡既  
自務牛羊還自牧日旰懶耕鋤登高望川陸空山足禽獸墟落  
多喬木白馬誰家兒聯翩相馳逐

楚山有高士梁国有遺老築室既相隣向田復同道糗糒常共  
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蟋蟀鳴空澤鷓鴣生  
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

田家書情

前人



蒲葉日以長荷花日以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  
牛双駕耕東苗蚯蚓土中出田烏隨我飛群合乱啄噪噉二如  
道飢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發食飼田烏日暮空筐歸親戚  
更相謂我心終不移

觀田家

韋應物

微雨眾卉新一番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  
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飢飭不自苦膏澤且  
為喜倉廩无宿儲徭役獨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

野老歌

張籍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疎稅多不得食輸入官  
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買客珠百  
斛舡中養天長食由

歌元豐

王介甫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  
水秧綿二復多稌龍骨長乾掛紫松鮒魚出網藏洲渚菰笋肥  
甘勝牛乳百錢可得酒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只兒踏歌女起  
舞但道快事無所苦老翁擊水西南流揚柳中間棹小舟乘興  
欲眠過白下逢人歡笑得无愁

水車

蘇子瞻

翻二聯二街尾鴉學二確二蛻殼蛇分哇翠浪走雲陣刺水綠  
鍼抽縮牙天工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律詩

長安秋夜

章孝標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声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  
起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村二自送迎

陸渾山莊

宋之問



歸來物外情負杖闕岩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野人相問  
姓山鳥自稱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

書村叟壁

鄭谷

草肥朝牧牛桑綠晚鳴鳩列岫蒼前見清泉碓下流春蔬和雨  
割社酒向花蕩引我南坡去籬邊有小舟

張谷田舍

鄭谷

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喧春澗  
滿梯倚綠桑斜自說年來趁前村酒可賒

田家作

王維

舊穀行將及良田米可希老年方愛粥卒歲且無衣雀乳青苔  
井雞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犍草籜牧豕稀多雨紅榴拆新秋綠  
芋肥餉田桑下憩傍舍草中歸住處各愚谷煩君問是非

題汶川村居

滕白

種茶岩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暗腹老翁眉似雪海棠花  
下栽兒孫

田家

鄭穀夫

田家汨一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水雲意不知殘照好却將微  
雨送黃昏

田家

歐陽永叔

綠楊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  
日杏花繁

田園雜興

范至能

高田二麥接山青傍水低田綠未耕桃杏滿村春似錦踏歌推  
鼓過清明

下田穿水出江流高壘翻江逆上溝地勢不齊人力盡丁男長  
在踏車頭



時世行

杜荀鶴

夫內兵死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  
及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  
處也應無計避王徭

八十老翁住破村  
中牢落不堪論  
因供寨木無桑柘  
為點鄉兵絕子孫  
還似平寧徵賦稅  
未嘗州縣畧安存  
至今雞犬皆星散  
落日落西山  
哭倚門

秋雨輞川莊作

王維

積雨空林烟火遲  
蒸梨炊黍餉東菑  
漠漠水田飛白鷺  
陰陰夏木轉黃鸝  
山中習靜觀朝槿  
松下清齋折露葵  
野老與人爭席罷  
海鷗何事更相疑

蠶蟲家

羣書要語

季春之月后妃躬桑禁婦女母親省婦使以觀蚕  
事蚕室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月令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為之三宮之夫人出婦之吉  
者使入蚕于蚕室奉浴種于川桑于公桑瞻仰住

古今事實

馬頭娘

蜀之先有蚕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蚕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  
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眾曰有得父還者以此  
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  
歸自此馬嘶鳴不肯斃母以誓眾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  
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  
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  
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為蚕食桑葉吐絲



或謂以求被於人間一日蚕女乘雲鶴此馬侍衛數千人謂父  
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意念也今  
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蚕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  
皆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蚕焉圖經

祀先蚕

于宝云祀苑城婦人禹氏女之尊稱先蚕也

祭蚕室

吳縣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蚕室我即  
地神正月半日可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之當令君家蚕葉百  
倍言訖而去成如其言大得蚕續齊諧記

女工文集

雜著

蠶賦并序

陸龜蒙

荀卿有蠶賦揚泉亦為之皆言蚕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  
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頌蠶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其游燕二藝麻績纒官初喜窺  
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速蚕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龍亦為龍卉  
官澁益嘆及取後已嗚呼既泰而甘必蚕實病此伐桑滅蚕民不  
凍死

古詩

蚕簇詞

王建

蚕欲老箔頭作繭絲皓二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曬蒿草  
神蚕急作吳悠揚年老為爾祭神祭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  
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爾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  
團先將新蠶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一誰人身上著

織女怨

文與可



擲梭兩肘繼踏筵雙足趺三日不住織一疋纔可剪織處畏  
日剪時審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持入庫何事監  
官怒大字彫印文濃和油墨汚父母抱歸舍拋下中門下相看  
各無語淡迸若傾瀉管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  
宵停火燭常伺了程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肯甘心扇汗露  
里胥踞門限叫罵噴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 貨殖家

商賈附

**羣書要語**

雞鳴而起爭二為利者跽之徒也孟子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揚子

**商賈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天官家率由古之為

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皆治之耳有賤丈夫夫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口望而罔市利人皆以賤故從而征之征

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公且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同上

上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黃曰天下熙熙皆為

而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夫十乘之士萬家之侯伯室之君尚

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氓乎賈者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

卑下之伯則畏禪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

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然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會者資也貨

殖序輿論會二家交易也輿者其首率也同上諺曰百里不

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

之以德二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秋稼之奉爵也之入而樂與

之比者謂之素封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同上富商賈或滯財

後貧轉穀百數廢居邑心或有所發置有所居蓋居邑中以乘

特射利也後食貨志巷列千所羅居百族則能日語額睡談智

於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際晉成伯陽市賦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杜

古史今事

伎巧致利

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渴齒人民莫於是勸其女功極伎巧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奏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化貞殖博

人棄我取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尽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子之絲漆蚕出取布帛予之

好停貯

子貢好廢舉注廢舉停貯也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則轉移取利也

林然券待民

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驢至召取錢者殺牛置酒與期貧者取而燒之曰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孟嘗君聞而怒召驢云云驢曰有餘者與期不足者終無以償焚無用之券猶不可得之虛計今薛民親君有何疑焉孟嘗君拊手而謝之

居家致富

范蠡浮海出齊更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致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剡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散其財與知交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蓄發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萬方楚世家

著萬物錄



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无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遊越范蠡畢  
身事之其書則有万物錄著四方所出本傳

公侯殖貨

漢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  
無名錢以百万數安世身為公侯邑萬戶然身衣弋絺夫人自  
紡績家重七百八皆有手技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注  
都內主藏官安世已還官官不簿也

收息百三

王莽今市官收賤曾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注出百錢予民  
用月收其息三錢也

繫衆鑰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貧萬計而性吝不娶妻子自繫衆鑰於衣  
下如環佩者恐風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  
而卒續世說

英裝自損

後漢樊崇其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年八十餘終素所  
假貸人間數百万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  
教竟不受肆試中追受爵封張敬侯

積財能散

後漢折像字伯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散金帛資產周  
施親疎或諫之像曰吾門戶殖財日久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  
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為鬼所笑

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无甚常七人家慨然將營什一之  
方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而有命乃復為鬼所笑  
也遂止



自執牙籌

正戎性好興利廣取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寶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籌計常若不足女適裴顧貸錢數萬人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昏戎遺其一車求婚詎而更責取

自障一窟

阮咸傳初祖約性好財有詣約二料理物客至昇當不盡餘兩小籠以著背後傾身障之

父焚其券

宋顧覲之子緝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覲之禁不能止後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復還緝懊歎弥口

立市易法

熙寧間詔京師置市易務樞密使文彦博言市易司遣官監賣

○四六六

一三

菓實有損因休上安石曰陛下不殖貨利其於菓實取

緝息以規利害且以細民久為兼并所苦故為立法耳長編

與錢暇飲以下係商賈

劉伯弼時郎所呈卷曰有驚餅者早過戶必聞誦歌當爐召与方錢今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声呼至問曰何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籠不暇唱渭城矣難糖

借財命窮

昔有周鑿者家貧夫婦夜田夫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償之以借而為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董其財以逃同宿路旁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問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貧困搜神記

獲筭



俗說有貧人止能辦販隻甕之資夜宿甕中中心計曰此甕曾之  
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一甕自一甕化而為四所  
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甕不甕甕破小說

古今文集

雜著

治生用奇

田農拙業也而秦楊以甲一州掘冢好事也而出叔以起博戲  
惡業也而相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賊行也而雍柴成以饒販脂  
辱趣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  
郗氏鼎食滿氏以胃脯而連騎羊車張里以馬醫而擊鍾鐺  
頓以監鹽起郭縱以冶鑄成業至於蜀卓死孔齊之刀間公擅  
山川銅鑿魚鹽巾井之入上爭王者之利下銅齊民之業皆陷  
不軌者皆之惡又况掘冢搏擊犯奸成富傷化敗俗大亂之道

也貨殖傳

等十戶封

陸北牧馬二日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水居千石魚澤中十足  
山居千室村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  
常山已南泗沂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  
千畝竹父名園万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口若干畝厄西千畦  
薑韭此其人皆亦千戶封君等是富貴之資也貨殖傳敘一  
律詩

送海客歸舊島

海上歸應逐蠻家雲鳥孤竹舡來挂浦山地賣魚鱗入國自獻  
錦途人多贈珠却回春洞口漸象祭天吳

梓匠者

巧墁者附



羣書叢語

伐木丁丁，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矣。匠人斲而小之，則

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孟子般倮棄其削斲，王爾一作投其

鈎繩，注削斲鑿也。鈎，曲尺繩以準直。山泉賦審方面勢，覆量高

深，遠近，辨家謂之更軫。作術更，又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筆

兼大木為末，細木為桷，榑榭侏儒，椳闥，店楔，各得其宜，以成屋

室者，匠氏之工。韓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韓

**國語**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若作梓材，既勤樸斲，

惟其塗丹，腹梓材。彭更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

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滕文

古月公事實

倮共工

倮安共工

子文共工

子文共工

十五

魯般木機

魯般為木為而飛之。淮南子魯班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閔一發

遂去不還。論衡

梓慶木鐻

梓慶削木為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吾四肢，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

公輸規矩

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公輸雲梯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楚王曰：聞大土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城守之。於是公輸



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縶帶守之公輸般九攻之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遂輟兵陳琳傳解帶為城以箸為械

造草木人

師偃周穆王時人縛草為人使之舞又作木人以手招王美人王怒殺師偃六帖

捕匠和雀

裴延齡大搜市廛逮捕匠徒迫脅就工號曰救索弗離其首名曰和雀弗與之庸

撰成木經

都料預浩工於造塔每卧則交手於脅為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行于世滄田錄

堂無蟻蟻係坊墁者

魏國中堂既成召工坊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拔魏國以絳羅

心文卷六

十六

五百段賞之唯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蟻蜥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元宗紀

古今文集

雜著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磨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率揮其技曰斧彼執斧者奔而



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左者斷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書宮於者盈尺而曲及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无進退焉既而書於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然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休要者哉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故能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故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或曰彼主為宰者儻或發其私智壘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尚者不可仰而下也桀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此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愆爾而去不岳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心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私而不能守也棟橈至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成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過者揚氏潛其名

巧者王承福傳 係巧慢者

韓愈

巧者王承福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喪其土出手變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其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食焉而怠其事者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鋸以嬉夫鑿焉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无愧吾心安焉噫吾操鋸以入於富貴之家有守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尚其歎或曰憲州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持



其力之可能者行爲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愈聞其  
言有可以警余者故爲之傳而自覽焉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六







以術放生

北齊陸法和初在梁時所泊江湖必於峯側揭表云此處放生  
漁者皆无所得才或少獲輒大風雨舡人惧而放之風雨乃定  
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示之弟  
子見蛇頭斷袴襠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

舟載釣具

陸龜蒙高放從張搏遊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  
无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属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不喜交流  
俗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  
散人或號天隨子用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文士人

古今文集

雜著

漁父歌

文苑北二

二

漁父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吾足 莊子

古漁父篇

劉蛻

劉蛻云余於西塞品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  
文有高致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二欺虞人以事鬼  
神而得逸它日叟之子壯圍山而讎獵吾父者曰今日之在山  
澤殺无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 利厚於罟末年  
之富於澤上反聞叟將殺其子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  
之利厚於陶稼末年之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  
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享漁不享笑天下而天下入  
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享事叟不享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鳥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惧之明日



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眦而去而二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僞以給一器之魚幸僞得盜一澤之利

跋曾無逸百帆圖

楊廷秀

千山去未已一江追之予觀百餘舟出沒於風濤縹緲雲煙有無之間前者不徐後者不居何其勞也而一二漁舟往來其間獨悠然若無見者彼何人耶

跋漁浦晚歸圖

楊廷秀

浦吾里舴艋吾宅黃帽郎吾侶也苒苒京塵于今三年偶開曾無已此軸風煙慘澹波濤洶欻然振衣登舟云

古詩

江湖散人歌

陸龜蒙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捉孤篁曳寒繭口誦太古滄浪詞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鬢眉效顏婢膝直乞

前文并

三

巧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并裁魏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歌語散空谷應笑散春容披衣散單腹便食散酸醜宜客散忘簪履禽散虛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鑣紳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為或聞藩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興師十萬一日費不翅千金何以支祗今利口且箕斂何暇俛首哀惻嫠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策撐頰噉水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義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紫溪翁歌并序

陸龜蒙

一丘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勞以息一甕之泉其音清也絃吾方在懸得乎人得乎夫吾不知



所以然而然

先生弁而衷之曰采江之魚兮朝庖有鱸采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瑟與壺壽歎天歎貴歎飛歎歌闕而去

觀打魚歌

杜甫

綿川江水之東津魴魚鱖魚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二吹沙塵覆子左右揮霜刀贈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遯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爾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馨咫尺波濤永相失

又觀打魚

杜甫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傾屈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贖還傾盃日暮

文前卅

四

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鮪隨雲雷干戈兵革闕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爲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寢戲作放魚 蘇子瞻

東池浮萍半枯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闊搖深吹荇帶吾僚有意爲遷居老守縱饒那忍膾縱橫爭看銀刀出漁漚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濤瀨歲二發二須臾間圍圍洋洋尋丈外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雨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湖海

次韻答趙景貺陳履常

蘇子瞻

援二萬生司大塊槍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夢芥黃河復繞天門帶嘗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東坡也是可憐人披抉泥沙收細碎誓將歸修八節灘又欲往釣七里瀨正似



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遊數外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  
月會為君更喚木腸兒脚扣兩舫歌小海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

黃魯直

窮秋積雨不破塊霜落西湖沙露背大魚泥蟠小魚樂高丘覆  
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搖尾憐公年忍口不忍鱗脩鱗失水玉參  
差晚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濤有生死安知平陸無灘瀨此身  
寧供刀几用着意更須風雨外是間相忘不為小濠上之意誰  
得會枯魚雖泣悔何及莫待西江與東海

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弦攻腹背豈知激濁與清流恐懼  
頭牽翠帶君士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鱠吳郡賦性越王  
其半棄之或為魚遂  
无一百各曰此目寧容網目漏吞舟誰能烹鮮作奇碎我亦江  
湖釣竿手誤逐輕車從下瀨公孫賀為輕車將軍  
軍中為下瀨將軍生當得意落鷗  
邊何用封侯墮鷲外不如此魚今得所置身暗與神明會徑須

文前此

五

作記戒鯨鯢防有任公釣東海

清江曲

蘇養直

屬玉双飛水滿塘菰蒲深处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看后  
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  
醒長占煙波弄明月

律詩

叉魚招張功曹

韓愈

叉魚春岸闊此具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舡縛似橋深窺沙可  
數靜榜水無搖刃下那能脫波間或自跳中鱗憐錦碎當日訝  
珠銷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細得雋語時噐潭聲  
知存寡舫平竟獲饒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登  
門志已遼盈車欺故事飼犬驗今朝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  
蓋江煙暮暮迴棹影寒寒懶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



誤釣渭日徒消文客驚先賦篙工喜尺謠膾成思我友觀樂憶  
吾僚自可捐憂累何須強問鴉

淮上漁者

鄭谷

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二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  
火荻花中

醉著

韓渥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  
來坐滿船

欸乃曲

上音為下音澳

元結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撓靜聽曲中意好景雲  
山韶護音

按次山集欸乃曲注云欸音襖乃音嚮湘中節歌孟洪駒  
父詩話謂欸音嚮乃音襖遂反其音朱文公亦用此音必

有所據

夕月廿

六

西塞山泊漁家

皮日休

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挑葉去小兒沙  
市買蓑歸雨來蕙菜流船滑春後鱸魚墜釣肥西塞山前終日  
客隔波相羨盡依依

詩話

評柳子厚詩

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黯不見人欸乃一  
声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若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奇  
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尾兩句不必亦可  
吟齋詩話

釣者



羣書要語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召南釣者之恭非為魚也墨子以直針而為鈎維何魚之能得楚辭善釣者引魚于千仞之下餌香也 吕氏春秋

古今事實

一釣六鰲

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鰲十五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鰲於是二山流於北極 列子

釣鯉得書

吕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刺以得鯉剝腹得書書文曰吕望封于齊望知當貴 楚文類聚

漁釣好周

吕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豎非虎非熊所獲伯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父矣故號太公載與俱立以為師 史

釣得玉璜

周文王至磻溪見吕望文王拜之尚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吕佐 尚書大傳 太公釣於慈泉 在磻溪 吕氏春秋

以豚餌鮒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鮒魚為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鮒魚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一釣垂一鮒之餌鮒過而弗餌更以豚之半鮒則吞之子思曰鮒雖難得貪以死餌上雖懷道貪以死祿 孔叢子

釣而不網



子釣而不網

任公大鈎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糖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巨而鈎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縮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莊外物

粒餌得魚

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鈎剖粒為餌於百仞之泉引盈車之魚 列子

羊裘垂鈎

後漢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太孛及帝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誘之後齊国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 詳見隱逸

煙波釣徒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以自號垂鈎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本傳

坐上釣鱸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坐公曰今日高會珍羞畢備所少者吳江鱸魚為贈耳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釣於盤中須臾引鱸魚出會者皆驚

古今文集

律詩

獨釣

韓愈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綸曲樹行藤角平地散盃盤羽沉知食  
駮緝細覺牽難聊表夸兒女榆條繫從鞍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  
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瓶

溪興

杜荀鶴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  
溪也不知

釣臺

黃魯直

平生父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  
上一絲風

釣翁

鄭谷

來往煙波非定居生涯蓑笠外無餘閑垂兩鬢任如鶴祗把一  
竿時釣魚月浦扣舷歌皎紫雨蓬隈岸卧蕭疎行人誤話金張

少月廿

九

貴笑指北邙丘與墟

詩話

評釣舟

范希文贈釣者詩云江上往來人及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  
沒風濤裏又觀杜詩云一棹輕如葉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  
無忽險中一二詩雖同而意各有寓文酒清話

# 獵者

## 羣書要語

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郭璞注  
蒐為搜索取不任者苗為苗稼除害獮為順殺氣

狩謂得獸取之無所擇皆為田除害之義爾雅古者天子諸侯  
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  
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獮祭



魚然後漁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中未蟄不以火田不麋不卵不殺胎不妖天不覆巢又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禮記

**古人事實**

蒐田以時

文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發犯殪兕

宣王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犯殪此大兕

西狩獲麟

魯哀公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袒裼暴虎

鄭太叔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子無徂戒其傷女

因獵聞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下殼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兩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為民也今必使吾以民也君以白鴈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莊子

放麇與母

孟孫獵得麇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麇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傳曰夫子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韓子

不失獵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且以飲酒樂天兩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兩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戰國策

跪遇獲禽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

馮媛當熊見熊門

諫帝射雉見雉門

以兒從獵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庾公謂曰小兒亦復來乎應聲答曰胃與小兒大從公于邁矣

拔猛獸箭

晉相石虔小字鎮惡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獸伏復拔一箭而歸從相溫入關威震敵人時有病瘡者謂相石虔來以怖之多愈

豕突帝馬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以馬銜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陛下神武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乎上大詔為之罷獵

匿鷄于懷見鷄門

田獵懼諫

憲宗嘗田苑中至蓬萊池曰李絳嘗以此諫我今可返也帝嘗



獵苑中或大張樂猶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䟽輒至  
不可不獵

唐單王元吉喜鷹狗出嘗載置網二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  
可一日不獵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駟之衆與使皆出  
政政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  
曰今日政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  
欲誇僕以車駟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  
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万騎政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弥山掩  
兔罝鹿射麋脚麟鷲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

子

五十四

一一一

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  
未見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  
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弟鬱岑參差日月蔽虧交錯  
亂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蘆若  
射干芎藭菖蒲荳蔻藤蕪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蹇案衍  
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成薪苞荔薜莎青蘋其  
卑濕則生藏宜蒹葭東牆彫胡蓮藕菰蘆其西則有涌泉清池  
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華內隱巨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  
毒瑁鼈鼉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榭柎豫章桂楹木蘭檠離朱陽  
其上則有鸞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蝥貍狂  
楚王乃駕馴駘之駟乘雕玉之輿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旗  
執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騶乘娥阿為御案節未  
舒即陵狡獸蹇蚤蚤躡距虛軼野馬轉駟駘乘遺風射游騏云



不虛發中必快眦洞肯達掖獲若兩獸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  
觀荆谷與鄭女曼姬被阿綉投紵編雜織羅垂霧縠飛截垂鬢  
扶輿猗靡錯翡翠之歲裝纏繞上綬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  
於是乃相與徠於蕙圃嬰姍勃罕而上乎金隄掩翡翠射駿驥  
急而後發遊于清池浮文鷁揚旌柁張翠帷建羽蓋網瑇瑁鉤  
紫貝縱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鳴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  
物會磊石相擊琅琅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  
楚王登陽雲之臺泊乎无爲澹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  
不下輿巨竊觀之齊殆不如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且齊  
東渚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  
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雲夢  
者八九於其會中曾不帶芥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  
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言之以王詞不復何爲亡以應哉

六

文

十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亡是公忻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  
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滯  
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  
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止諸侯之禮徒事爭  
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  
發奮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巨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  
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  
南紫淵經其北終始灑漉出入涇渭鄠鎬潦滴紆餘委蛇經營  
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  
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泱之壑汨  
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陘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  
彭湃淠弗宓汨偪側泌瀾橫流逆折轉騰濺冽澹澹沉澹宮隆



雲繞死潭膠盤踰波趨滄茫茫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砥  
注壑澆澗膏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滴瀝淅淅拾漉鼎沸馳波  
跳沫汨潏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浩滂漾  
安翔徐回翫乎瀉瀉東注太湖衍溢陂也於是乎蛟龍亦螭鯢  
鱗漸離觸鯨魃魍禺禺魇鯨捷鱗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  
魚鼈謹声万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豚蜀石黃頤水玉磊砢  
磷磷爛爛米色滌汙叢積乎其中鴻鵠鵠鴉鴉屬玉交精旋  
目煩驚庸渠戢疋鷓盧群浮乎其上升淫淫濫隨風澹淡與波  
搖蕩掩溥水浴暖涼青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龍於崔  
巍深林巨木斬巖參差九峻截薛南山峩峩巖隄嶸嶸推蒸岬  
嶠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訇訇豁閉阜陵別隄歲魄喂鬼丘虛壘  
巖隱嶢嶢嶢登降施靡陟也狎豸沆沆淫鬱散渙夷陸亭臯千  
里靡不被繁拚以綠蕙吸以江離採以蘼蕪雜以留夷布結綫

文卅

十句

攢及沙揭車衡蘭索本射干此薑蕤荷咸橙若蓀鮮支黃礫蔣  
苧青蘋布濩閔澤延蔓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  
郁菲菲衆香發越彤緞布寫晻萎吸葍於是乎周覽泛觀續紛  
軋芬芳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  
則隆冬生長涓水躍波其獸則獮旄獬犴沈牛麀麀亦首園題  
窮奇繼象犀其北則盛夏合凍裂地涉水揭河其獸則麒麟角  
端駒駉橐駝蚤蚤驪駃騠驢羸於是乎離宮別館弥山跨谷  
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楹璧瑤葦道羅屬步欄周流長途中宿  
茂峻築堂累臺增成巖竅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撩而捫天  
奔星更於閨闥死虹地於楯軒青龍蚺蟻於東廂象輿婉蟬於  
西清靈囿燕於間館倬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  
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嶽巖倚傾嵯峨嶭嶭刻削崢嶸玫瑰碧瑤  
珊瑚叢生瑇玉旁唐玳函文鱗赤瑕駁萃雜雨其間晁采琬琰



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棗枇杷檉柿柰厚朴檉  
棗楊梅櫻桃葡萄隱夫菓棣荅運離支羅乎後宮列于北園  
野沙棠檉櫛華楓杵攄留落倚邪仁頻并閭欖檀木蘭豫章女  
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後楹橫立叢倚連卷礎危崔  
錯登翫坑衡間矧垂條扶踈落英幡羅紛溶劑蓼猗從風濯  
荏卉歛蓋象金石之尿管齋之音傑池此虎旋還乎後宮雜襲  
繁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後素  
雌雌覆飛蠅蛭蝟蠖猱獬胡毅蛇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  
互經夭矯枝格偃蹇杪顛踰絕梁騰珠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  
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厨不  
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昔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錢象六  
玉虬拖蜺旌羅雲旗前支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

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虜乘縱獠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檣車騎  
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滂滂裔裔綠陵流澤雲布  
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能罷足樹羊蒙鷗蘇絳白虎被斑文跨  
檣馬凌三峻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飛廉弄  
獬豸格蝦蛤鉞猛氏縉腰裏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  
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  
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浸淫促節儻變遠去流離輕禽蹙蹙狡  
獸羸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鬱蒼弱蒲白  
羽射游梟檉飛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  
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森乘虛無與神俱躡玄鶴亂昆雞  
迺孔鸞促鷓鴣拂翳鳥捐鳳皇捷鷓鴣揜焦朋道盡塗彈迴車  
而還招搖乎儀佯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晦乎反鄉蹙石闕楚  
封巒過鳩鵲望露寒下棠梨息三春西馳宣曲濯齒牛首登龍



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畧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輻輳  
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虺驚憚警伏不被  
割刃怖而死者他他藉藉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麇懈  
怠置酒乎顛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  
簾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  
人倡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干  
遮文成顛歌族居迺奏金鼓迭起鏗鎗闐鞀洞心駭耳荆吳鄭  
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鄔郢續紛激楚結風俳  
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曼  
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嫵都靚粧刻飾  
便嬛綽約柔燒嫋嫋媚媚纖弱曳絢繭之褊裋眇閭易以卹削  
便嫵嬖胥与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粦  
長眉連娟微睇縣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

又北

十一

言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  
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  
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  
墾闢悉爲農郊以瞻前隸頽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矣陂  
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侈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  
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爲更始於  
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鑾游乎六藝之  
圃馳騫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騶虞弋玄鶴舞  
下戚載雲罕掠羣雅悲伐檀樂去樂胥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  
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  
不受護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勃然興道而  
一途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  
士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



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  
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  
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  
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  
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  
受命矣

羽獵賦并序

揚雄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死囿  
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  
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其  
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  
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  
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泰

五十八十二

卷六

十一

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展關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徇宿昆  
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  
昆明池象瀟河營建章鳳闕神明臺之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  
方丈瀟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二垂以贍齊民  
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備禁獵所營尚泰奢麗誇詡莽荒  
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  
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弥文哉  
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  
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  
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嘗貴  
正與天乎比崇齊相曾不足使扶輿楚嚴未足以爲騫乘狹三  
王之阨僻矯高峯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闕建道  
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万物摧



興於內殂落於外帝將推田干靈之園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  
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闔闔儲積  
共侍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豐鎬章皇周流  
出入日月天与地沓爾廼虎路三峻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  
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虜淵鴻濛沉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  
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貫育之倫蒙盾負羽杖  
鏑卸而羅者以万計其餘有垂天之畢張竟壘之罟罾日月之  
朱竿曳箕星之飛旗青雲為紛虹蜺為綬屬乎崑崙之墟渙若  
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与与前後要遮繞槍名為闡明  
月為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似路徽車輕武鴻  
網捷獵般般軫軫被陵緣岫窮遠極遠者相与列乎高原之上  
羽騎營營明分殊事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  
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心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

文三

十八

房載卷之五出元並數家公九驅立歷天之旗曳指星之旃霹靂  
烈缺吐火施鞭萃從沈浴淋離廓落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  
吸噴瀟率麟羅布列檜以龍翰啾啾踰踰入西園切神光望平  
樂徑竹林踪蕙圃踐蘭唐峯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  
万帥虓虎之陳從橫膠輻焱拉雷厲霜蟻駘磔洶洶旭旭天動  
地岷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  
南北騁嗜奔欲地蒼發跋犀犖蹶浮靡斷巨挺持玄援騰空虛  
距連卷踔六躡嬉間問莫莫紛紛山公為之風炎林叢為之生  
塵及至獲彘之徒蹶松栢掌葵藜獵象龍麟輕飛履般首帶脩  
虬鈎赤豹牽象犀趾亦阮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闔諸泰華為  
旒熊耳為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与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  
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皆羿氏控弦皇車幽輅光純天地望舒弥  
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園徙陣浸淫蹙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



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  
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繡樂陽  
追天室出一方應駟聲擊流光野尽山窮囊括其雌雄沈々溶  
溶遙喙乎絃中三軍茫然窮冗闕与亶觀夫剽禽之絀踰犀兕  
之抵觸能罷之擊獲虎豹之凌遽徒角槍題注蹠竦龍怖魂亡  
冕失觸輻閔胆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割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  
禽殫中衰相与集於靖真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  
東瞰目尽西暢亡涯隋珠和氏焯焯其波玉石替崙眩耀青焚  
漢女水潜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睢閔又  
鴻鴈嚶二群嬉乎其中噍二昆明鳧鷖振鷺上下砰磕声若雷  
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鱗虫凌堅氷犯嚴淵探巖排碣薄索蛟  
螭蹈獮獺據鼉鼉祛灵螭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彭  
蠡目有三五推夜光之流在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交妃餉

力茲乎鴻生

金佛俄軒冕

雜衣裳

脩唐具

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声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  
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称臣前入圍口後陳  
廬山群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称曰崇哉乎德雖有唐  
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  
其誰与哉上尤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備三灵之流下决醴泉  
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  
夢侈孟諸非章華是灵臺罕祖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功  
不彫丞音人乎農桑勸之以弗怠脩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  
徧彼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割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  
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雉兔收且罟麋鹿芻蕘与  
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  
三皇昂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



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廻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楊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網置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大華而右褒斜椽截薛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

文

嗑上熊拖豪者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

二十一

覽和藪也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塵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且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条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爲客曰唯二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竄竄其民斲齒之徒相与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閔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摩城漸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整生蟣虱介冑被露汗以爲去百姓請命乎皇天廼展人之所屈振人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締衣不



弊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  
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斤斧分芳而不御抑止  
絲竹宴飭之樂憎聞鄭衛幻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叛羗戎睚眦皆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  
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虔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沅沸渭  
雲合電發焱騰波流機駭蠶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輶輻破  
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躡乎王庭驅橐駝燒蜎蠃分芻單干礫  
裂屬國夷阮谷拔鹵莽川山石蹂屍輿斯係累老弱吮鋌癯耆  
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領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  
不敢揚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  
征志燹東馳是以遐方䟽冷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  
德所不斂莫不躡足抗首諱猷敬珍使海內澹然永仁邊城之

上純二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

身罔隆而不救物靡盛而不虧政平不肆險安

不忘乃時以有年出整輿竦戎振師五柝習馬長揚簡力  
狡獸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而弋西壓月媚東瘞日域又  
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  
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軻日未靡滿從者彷彿馳屨而還亦所  
以奉大酋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由反五常之虐使農不  
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  
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与之同苦樂然後陳鍾鼓之樂鳴鞀磬  
之和建碣磬之虛曼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希樂齊聽廟  
中之雍容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具神之  
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培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  
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航緇之地周流梨栗之林



蹂踐藹蕞誇詡衆庶庶抗攬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  
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  
亦已獲其玉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躅乎允非  
小人之所能及也廼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律詩

觀獵

王維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尽馬蹄輕忽過新豐  
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鴈處千里暮雲平

觀獵

張祐

曉出鳳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  
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處一鴈落寒空

北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  
七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八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技藝部

醫者 藥附

羣書要語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歲終則稽其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周禮齊

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定十三人而无悔不可以作巫醫子路醫不三出不服其藥曲禮

藥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曲禮若藥弗瞑眩厥疾弗廖尚書食且令人重掄令人暝合歡蠲忿章章志憂 愁康養生論

詩曰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耿津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

前能自防 康節

古今事實

神農嘗藥

神農使歧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

鴻術為醫

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郭璞賦序

扁鵲善醫

扁鵲兄弟三人善醫魏文侯問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鵲冠子

扁鵲論病

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將深後五日復見曰君有



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後五日望見栢侯退走曰疾居腠理湯  
鬚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醲之所及也其  
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栢  
侯病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栢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  
蚤從事則疾可已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誦於理一不治也  
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  
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  
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維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  
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秦太醫令李醢  
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史記

### 扁鵲起死

魏太子死扁鵲至魏國中庶子曰暴蹙而死扁鵲曰尚可活也  
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臣聞上古有俞附療病不以湯液乃割

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史記

### 醫和戒色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  
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心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  
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  
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  
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无及  
此乎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昭元

### 病在膏肓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  
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  
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遣之。左成十

上醫醫國

晉平公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國語

視見五藏

扁鵲少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常謹遇之。長桑君乃呼扁鵲，語曰：「我有藥方，年老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之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從此視病，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

召醫抵疴

秦王有病，召醫抵疴者，得車五乘也。

命乃在天

漢高祖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問曰：「疾可治否？」曰：「可治。」上嫚罵之，曰：「吾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本紀。

著針經

後漢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著針經，診脈法授弟子程高，傳於玉。孝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必尽其心力。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死。針即其下，詰狀，下曰：「醫言意也，湊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尽，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愈也。」

醫書不傳

後漢華佗，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脈之，曰：「胃中有虫，欲成内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虫三升，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



魚膾作爲人性惡難得意耻以醫見業曹操苦頭風召佗在左  
右後求歸取方因妻疾數期不及操累書呼之佗恃能厭事猶  
不肯至操大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  
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

爲人迎醫

張逵召陶侃爲主簿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  
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  
之疾而不尽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侃傳

醫言意

唐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言意也思慮精則得之吾  
意所解口不能宣也古之上醫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今人  
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鬼廣絡原野異一人之  
獲術亦疎矣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无益也

饋藥不嘗

以下係藥

四四五

四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賣藥避名

後漢韓康字伯休霸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  
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  
休那乃實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  
我何用藥爲遁入山中

對壘饋藥

羊祜與吳將陸抗對壘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之藥抗飲之无  
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  
於今

服金石藥

劉無名常於庚申日守二尸食雄黃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



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黃光數尺不可近得非雄黃之功乎因曰  
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黑籍落名青華定錄  
劉後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以金為君以汞為臣八石為使黃  
牙為田韓侯金鑑記

讀藥治病

人有患應病問醫官蘇澄澄云古無方吾檢本草及天下藥物  
試將讀之每發一舌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無聲澄因欠方  
以此藥為主其疾自除語林

古今文集

雜者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都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  
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難成者清疾病死瑒

五

五

五

者亦皆樂就清求藥遠近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  
善藥補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造一券清不為辭歲終度  
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  
或者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  
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邠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  
至大官或連州受俸博其饋遺酒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  
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故大豈若小  
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剪  
剪乎吾長蚩之有社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  
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自棄沈廢親與交視之洛然  
者清不以怠馮其人必與善藥如或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  
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  
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者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



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目名反爭爲之下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養生論

蘇康

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然惟五穀是見声色是耽目眩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驚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大以衰爾之軀而攻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求醫當拜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頌氏家訓

盡告所患

蘇子瞻

脈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暖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間有謹愿者雖惑主人之言亦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患之所然後診之虛實冷暖先定于中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鑿爲事哉仇池筆記

詩話

因病求昏

周默授宜興簿幼好方藥隣有張復者妻孫氏暴病煩一切脈默見其妻秀艷念無計得之白其母乃飲接鄰好挑之孫不對



默念吾且少年孫亦妙齡其夫極老乃折簡送詩曰五十衰翁  
二十妻目昏髮白已頭低絳幃深處休論議天外青鸞伴木雞  
孫答詩曰雨集枯池時暫綠藤籠老木一番新如今且浼目前  
景裝點亭臺隨分看每得子簡急看即毀恐彰子之惡也因醫  
之功要而取之市里庸人有不為者况士人乎默之官三年而  
歸訪之則復已死乃遣媒與孫通好娶之青瑣

### 守庚申

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一觀拉師同守庚申師作詩  
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  
三彭說是非芝田錄

古詩係藥

### 採藥

王績

野情貪藥餌居倦逢龍青龍復一作道符白文遊山術要錄

戊巳月負鍾庚辛日時時斷障遮往往孤峯出行披葛仙汪坐  
驗農皇帙龜蛇採二苓赤白尋注木地凍根難盡聚枯苗易失  
從容肉作名署頰膏成質家豐松葉酒器貯參花蜜且復歸去  
來刀圭輔衰疾

## 卜筮者

### 羣書要語

龜曰卜者曰筮禮記古司恠主卜元命包巫咸作  
筮世本卜師掌開龜之兆周禮筮氏掌供雉契以

待卜事同上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詩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詩卜  
云其吉詩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蒙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洪範

### 古今事考

伏羲作筮



庖犧氏作始有筮古史考伏羲得神蓍而定皇策鄭鄭禹允理

筮短龜長

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二短龜長不如從長左

占舟無足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果舟至衡波傳

詹尹決疑

屈原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商騷

季主賣卜

司馬季主楚人賣卜於長安市宋忠賈誼謂之曰何居之卑行之汚季主捧腹而大笑

君平卜肆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為言而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戶下簾而授老子楊雄少從游季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強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詘強以為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

客星犯斗見八月明

占易掘金

晉魏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五年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至期有龔使止亭中妻遂賞版責之使



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著筮之曰賢夫自有命在耳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妻還掘金皆如卜焉

占其屋崩

晉淳于智能易筮譙人夏侯藻母病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怖藻馳見智曰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哭勿止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火焚青囊

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与之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為火所焚

錢卜

京房卜易卦以錢擲以甲子起卦

折藥獲奴 見奴門

瓦卜

神龍中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

卜遇四相

張鄧公嘗謂予曰某年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因是卜者日消聲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公欲為之作傳而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亦可哀也哉范蜀公蒙求

驗於事後

自至和嘉祐已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无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謂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



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東軒筆錄

賣卜難信

亦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後日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下得下第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詭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有因此著名終身譽利者筆談

古今文集

雜著

龜筮傳叙

司馬遷

人雖與不能左畫方右畫圓羿名善射不如雉梟逢蒙門禹名為辨智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母椽人柰何青人於全故曰日為德而君天下學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蠋辱於鵲騰蛇之神始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夜不全故有孤虛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也注蝟能制虎見鵲仰地蝟憎而惡之也騰蛇龍鬪即且似蝗食蛇腦為屋成欠三瓦而陳之也

雜說

陸龜蒙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劉而脫之觀其裂書以定吉凶殘其年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誤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脫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魚物而貞悔發乎焦栢不其皮耶



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詩而天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微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激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尔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而商不變戰國蕩古法祭无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六鑄刀劍者不成則屠大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烟光声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无悉然是亦為惟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爨之豈神明貴殺享腥膻哉今亡其礼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紫壇墀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禱之謂妖祥如答實於妄於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尽矣又烏假夫蒼龜乎又烏假夫鬼神乎予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卜流不一

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烏卜雖不法於蒼龜亦有可稱者異死曰世有紫女云是人家妾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北方錄

巫者

羣書要語

用史巫紛若吉易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則帥巫而无雩雩周礼女巫掌歲時袂除釁浴同上



男曰巫女曰覘胡的及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  
語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吳張絃與陳琳論文

**詩句** 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聲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

雞骨占年拜水神柳詩峒岒

**古今事實**

病志謁巫

宋陽里華子病志謁巫而卜之不吉列子

魯旱焚巫見旱門

巫陽下招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些宋玉招魂

知人生死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喜自覺列子見之而心醉莊子

宮中巫蠱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  
充因此為姦白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三  
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誣之

粵祠雞卜

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廼命粵巫立粵祝祠而以雞卜上信  
之粵祠雞卜自此始漢郊祀志

禁以牛祠

第五倫拜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會稽俗多淫祀  
民常以牛祭神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  
愚民皆案論之有支屠牛者吏輒行罰後遂斷絕

鄴令沉巫見水滸明



戒用巫覡

顏之推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為妖妄家訓

正崎類巫

王崎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裱被大抵類巫覡

置符求媚

棟王琰妃韋以過置別室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以求媚

召巫禳厭

劉文靜家數有拉召巫夜披髮銜刀為禳厭

禁巫惑人

陳子昂上言巫鬼營惑於人者禁之

不許呼巫

李勣家欲呼巫不許家傳

亦巫呪生

少文前六四五

十三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助下忽腫起如生癰癩狀頃刻間大如盤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菘豆嚼試若香甜則是已然使搗川升麻取冷熟水調二大錢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莖皆具腫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妻為巫林公禁用雞肉挑牛值商人楊一者善醫療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紫翅悉肖似康訴于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竟習腹稍痛明日漸加撓刺痛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習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膏蒿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氣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蒿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三錢毒即瀉下乃碾入參白朮末各半兩同无灰酒半升納瓶內慢火熬半日許度



酒熟取出温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容齋隨筆

巫術敗酒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平善巫偶因它事窘用又詣一富室求益拒之甚峻巫出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汚攪雜携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壅之地乃去俄酒家列甕及作糞臭有道士曰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容齋隨筆

古今文集

雜著

荆巫

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為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稔其後為人祀也羊猪鮮

子文前六

十四

肥清醑薄厄祈疾得死祈歲得飢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其累故為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豚必散之具後男女番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為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豚且入其家是入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况異於是者乎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為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之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聲讀為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資暇



技藝部

# 說相者

**羣書要語**

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劉孝標辨亡論貴賤之表近取諸身休咎之證如指諸掌

六帖有知人之鑒許劭傳

**古今事實**

蒼頡異相

蒼頡四目 春秋孔演圖

堯舜異相

堯眉八彩舜重瞳子 淮南子 項羽亦重瞳子 史

禹文王異相

禹耳三漏 文王四乳 淮南子

皋陶異相

皋陶馬喙 淮南子 幻踐鳥喙 史

豐下有後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問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左文元

豺狼之聲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向惧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谷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滅若敖氏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之狀而豺狼之志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將死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澣遂滅若敖氏

左宣四

貌失子羽

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非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惟不知壽

蔡澤從唐宰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澤曰若臣者何如唐宰相熟視而笑曰先生曷臯巨有

此亦

臯顏慶鞞膝擊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宰相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二歲

貴不可言

單父人呂公善沛公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給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酒闌呂公向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即呂后也

高祖紀

先知反相

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乃濞相之曰若有



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謹毋反導曰不敢本傳

當刑而王

黥布姓英氏少時各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而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相不當侯

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才能不及中庸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侯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

父子為相

韋賢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玄成曰此子貴亦當為丞相賢曰我若為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為之賢後竟為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玄成

貴而餓死

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人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政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美則不貧

張負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

富而餓死

文帝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即位人有告通盜出徽外鑄錢竟案驗沒入之寄死人家本傳

婦人當貴

漢黃霸少為游徼與善相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鄉里巫家文霸即取



為妻志之終身霸至丞相封侯

燕頰虎頭

班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當封侯万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鸞頰虎頭飛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

人奴封侯

漢衛青少為平陽侯家人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後為大將軍封長平侯

蜂目豺声

王敦字處仲潘滔相之曰蜂目已露豺声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

童有善相

鍾繇嘗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本傳繼

不壽之相

管輅言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相

母知其貴

南史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腋下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然

眇目而貴

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大同昭達因醉墮馬鬢角少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後為



司空

天日之表

太宗四歲有書生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幾必能濟世安民

無貴相

王顯與太宗皇帝有子陵之舊每掣禪為戲捋帽為戲帝微時常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嗣及帝登極而顯謂因召其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无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房元齡謂曰陛下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觀交知兒

王珪始隱時與房杜善母李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肉不稱骨

袁天綱傳帝在九成宮令視李文本曰李堂瑩夷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肉不稱骨非壽兆也

伏犀貫腦

袁天綱見張行成馬周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世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无根後骨不隆壽而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

龜息必貴

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多龜息必貴之田錄

父皆得譴

袁天綱在洛陽與杜淹王珪等遊人綱謂淹曰公聞臺李堂



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  
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至武德中  
俱以事流雋州

為肩火色

岑文本謂馬周為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四十八歲卒

日角珠庭

李珪舉明經李絳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

資相福文

唐李勣臨事選將必資相奇庵福文者遺之人問其故答曰薄  
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也

領取宰相

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異之一日往見正  
撥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甘澤謠

相在怒時

張憬臧相魏元忠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  
去憬臧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也本傳

相天反貴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為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  
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李愈篤後至宰相同上

陰德紋見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  
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三犀帶一以賂津要實于  
欄楯忘收之而去度得而授之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  
途万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撫言

善相骨

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无目故逢人即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



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者盈巷覩次卿已出  
迎問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个杜長秀才位極人  
臣何必更言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鎮西蜀云太平廣記

能識居潛見潛龍故人門

厮役皆貴

太宗召陳搏問以伐河東之事不荅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  
年再召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相人  
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厮役皆將相  
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聞見錄

異公貴相

王異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以書薦謁錢  
希白易公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適會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  
容通謁寔公局促門下因厲聲詰問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

文升九

七

知何人耶若形声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声爾願邀之  
使其獲見希白召之異公卑微遠人神貌踈瘦復贅於頰而率  
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竦然側目瞻視異公起術人稽顙與  
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  
術人正色曰宰相何時無此人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  
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事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  
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願公無忽後  
希白方為翰林宰士異公已真拜同上

急流勇退

錢若水為宰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  
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  
以火著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  
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老僧者



麻衣道者也聞見錄

貴人識貴

曾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已坐上見晏元獻公晏李之壻也時方為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禮它日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為相也呂許公夷簡為相日文潞公為太李博士謁許公改容禮接因語之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其位夏英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司理參軍英公曰龐司理它日富貴遠過於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有之也

作樵夫拜

种放字明遠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遠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捉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有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遠

文此九

八

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骨相當爾雖晦跡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遠在真廟朝以司諫赴召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及辟歸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遠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遠從之至六十歲卒

早達晚逆

初寇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歸田錄

耳白於面

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唇不着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仇池筆記着齒叢談作貼齒



道人現夢

李上寧道人逢州人先得壘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蔡君謨李士以道自任聞先生之名崇風惡之君誤一夕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与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手為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竟頭尚痛翌日先生謂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不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後出守閩中先生解由謁君謨因告先生又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鬚菩薩先生即於袖中出書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先生乃瞠目視若誤氣由兩目豁然明快參政張公方平兩制時先生出入明下樓言相時論以為公且六拜先生以詩別公云異時復與公相見正是江南二月天其後又無爰立之說忽除知江寧先生自茅山來謁即仲春也李集荆公詩注

衆中辨貴

江南一節度使乃相者命其妻立群婢中令辨之相考云夫人頭上有苗氣雜婢皆竊視之然後云某人長又拖工火兒雜立使辨之云向上有水波者是亦用此術雜志

善聽聲

術士王生賢而善聽聲丁齊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刀口拜相果如其言後真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請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談聞錄

視日不瞬

陳榮中嘗入朝立班上御朝差晚杲日照耀蔡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日不瞬真大貴人也諸家詩兼指其後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嵩山法王寺讀  
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為執  
政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子絳鎮  
皆為宰相維為參政李參政之子淑領三院學士有文名兩家  
官李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微矣異哉聞見錄

### 熟睡乃相

蘇子美謫吳門有相僧子美謁之二云俟寢方可觀子美一日熟  
睡僧揭帳視之二云來得也曷吳人語甚為曷子美扣之乃曰得  
一州縣官肯起否子美意復召用聞之不樂果復湖州長史而  
卒百家詩話

### 眼多白

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報包拯參政或曰朝廷自此  
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鄆縣王安石眼多白甚  
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邵氏錄

## 古今文集

雜著

### 非相篇

荀况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  
唐宰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  
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  
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  
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  
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  
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  
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額廣三寸臯自耳具而  
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秃長左軒較之下而



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脊行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今  
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  
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  
將志乎耳長短小大其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  
瞻焉仲尼之狀面如岳其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畢陶之狀色如  
削瓜闕天之狀面无口九唐傳說之狀身如植籜伊尹之狀面无  
須髮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孝耶直將  
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  
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  
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議論之卑耳今世俗之  
亂君鄉曲之懷子言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  
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如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  
欲奔之若此言也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  
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東乎有司戮乎大市莫不呼天  
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議  
論之卑耳

相論

魏陳王植

世人固有負睿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  
彩舜目重瞳中其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驚  
馬一毛似騶兮又曰宋臣有公孫昌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  
寸名震天下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  
外道合其中之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无憂而戚憂必及之无  
慶而歡樂必無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  
扁鵲見相公在且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切妻而逃也荀子曰  
以為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  
為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禁之應邾文无延期之報由是言之



則天道之與相占可得而知不可得而無也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又呂后當大貴宜以配之乎二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切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代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用人全人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雜說 形貌

韓愈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恠哉然吾觀於人其能及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其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有貌若象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類如澤丹美而狼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為不失也惟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質世姦邪而作之故題之云耳

相解

白居易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其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万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今



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真  
人心則喜大以鳳爲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爲獸耶騶  
虞則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能符於是哉是其行又不若  
於禽獸也宜矣哉或曰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於性大惡亦出  
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  
憂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豺舌必  
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必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  
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禹格仲尼垂論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  
者也若齊桓公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  
也故舜相於堯而天下平禹相於舜而大災弭咎繇相禹斯謂  
相見者也見人知其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  
見行事而知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在  
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投之於四裔知其無位也

曰苟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其必賢者得其位不肖者不立朝  
三苗九黎焉得以國飛廉惡來焉得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能  
相也將其國之是滅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聞不  
滅飛廉惡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  
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  
術行其心區區求子卿唐李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  
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負如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  
羹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  
金之助已有沒齒之難有安誕之人自稱精子卿唐李之術取  
其金則易於反掌耳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幸世  
從之吾獨戾也其不勝明矣

贈相士序

胡銓

有術家者流挾其術過予夸曰古稱唐李善相人吾術得唐李



作衙官予戲之曰昔相工言楊氏當大貴已而果然不三十年  
楊之族屬盡殲柳宜城或言兒相天且賤請易業可免卒不許  
後竟為正元名臣予謂楊氏果貴耶柳氏果賤耶生默然良久  
曰此亦易曉也予曰可謂非相也

送嚴龜道人入蜀詩

陸務觀

正衙一生酣豢貴乃以口不言錢自高嚴龜本張氏子施藥  
說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好相以滑稽玩世古今相反有如此  
者忽來告放翁言將西入蜀乃書以遺之他日到青城大我霧  
中鵲鳴諸山見孫思邈朱桃椎張四郎爾朱先生姚小太尉應  
天授尹先齊董有問放翁父古者可出此卷相與一笑  
古詩

贈李一寧道人歌

歐陽永叔

蜀狂士寧者不亦亦不亦出使人疑詭譎非一行平生不把  
筆對酒時所談似知亦不亦出多奇勁傾財解人難去不道  
名姓金錢買酒醉時安樂床猶不醒一身四海即為家獨  
行萬里聊乘興不亦亦不亦亦不亦亦不亦亦不亦亦不亦亦  
卿退不隱山林與之遊以與之遊其人莫識其術安知其心吾聞  
有道之士遺世太馬動與世不與世不與世不與世不與世不與世  
其語而未見其人肯斯人之不與世不與世不與世不與世不與世  
滑稽傲世其東方朔之流乎

贈善相程樂

蘇子瞻

心傳異學不謀言白夢清時閱縉紳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  
退豈無人書中苦覓示非訣醉裏微言却近真我似樂天君記  
取華顛賞遊忽陽春

# 談命者



羣書要語

樂天知命故不憂係師君子居易以俟命中庸得

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李氏不知

命無以為君子范曰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孟子曰

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

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其所當之下及其道者正也桎梏死者

非正命也吳心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

者也吳心劉之曰氏學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具以有動作

威儀之別以定之也也也若夫以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

凡人言生也壽大之念亦有貴賤貧富之命二富貧賤也富貴

之猶志也韓愈生也其二品也也富貴賤之皆由建德善丙其貧

賤論卷十一之第通元非命也劉孝標辨命論所謂命者死生之為貴

賤為貴富為也與福福為此十者天之所賦也劉貴

詩曰自古聖賢多也薄命杜章潛命達杜詞人叩薄妻无位白

集文大端命也想天子堂斬胡頭衣錦還李白

古今事考

孔子知命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 子罕言命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察其加命何

不容何病

孔子圍於陳蔡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

少貶焉孔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

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顏回曰夫子

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

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尔多財吾為尔宰

止或尼之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沮之。孟子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

李廣不逢

漢李廣文帝時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李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禹戶侯豈足道哉？」

至老不遇

武帝自為太子時，聞放棄名，及即位，棄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東道死。本傳

岸崩得脫

竇廣國家貧，為人所掠，賣為主入山作炭。時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獨少君得脫，卜曰：「當侯及竇后立，果封侯。」外戚傳

窮達有命

沈攸之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福薄

文惠太子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當由其福薄也。」齊武紀

命多蹇剝

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多蹇剝，時有憂懼，不足為虞，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元忠累遭譴責，憶相者之言，未嘗少屈其志。定命錄

李虛中術

李虛中，最深於五行，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韓退之作墓誌

命亦難信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



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弥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為侍從又十年為執政然決不為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迷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无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却掃編

### 命三處合

章郁公得象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臨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副張方平宋子京退而召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只只公弼命各有三處合皇祐間果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其言埭田錄

### 召用失儀

陳執中罷相 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奉吳育 上遂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頓拊床呼其從者 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有心疾亦難大用志林

### 聖眷忽解

劉昌言 太宗時為起居郎善揮蓋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樞密院君臣之會隆替有限聖眷忽解曰昌言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字不得遂罷

### 終身不遇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息其初受勅脩唐書語其妻刀氏曰吾之脩書可謂糊孫入布袋刀氏曰君於仕官何異鮎魚上竹



竿耶聞者以為善對歸田

古文集

雜著

得失皆命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  
頌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  
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諛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  
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切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為弗  
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為弗為  
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无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  
焉可勝筭乎顏氏家訓

命解

李翱

或曰貴与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  
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  
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  
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无取  
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  
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  
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况富  
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  
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古詩

列子有力命王充論衡有命祿極言必定之致覽之

有感

晏叔原

大鈞播群物零茂歸自然默定既有初不為智力遷禦寇導其  
流神任淡其源智愚信自我通塞當由天宰世曰臯伊迷邦有



顏原吾道誠一槩彼途鍾百端卷之入纖毫舒之盈八挺進退  
得其宜夸榮非所先朝聞可文墮吾奉聖師言  
律詩

送魏簡能東遊

李涉

獻賦論兵命未通却乘羸馬出關東灞陵原上重回首十載長  
安似夢中

哭從弟

白居易

傷心一尉便終身叔母年高新婦貧一片綠衫消不得要金拖  
紫是何人

山寺逢僧談命

朱元晦

古寺相逢亦偶然謾將牛斗話生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  
年只問天

送談命曾南翔

楊廷秀

官職牽人也可憐老來那更問行年渠儂解事無它語道我慈  
親壽八千

今年見說也無錐政坐談天世密機舉世近來僧直語貴人刺  
許未為癡

送談星辰許季升

楊廷秀

許子儒冠怨誤身如今投筆說星辰未須道我何時貴且道何  
時子脫貧

連珠合璧轉璇霄也被星家不見饒災曜元來怯擣抗福星不  
是背筆瓢

詩話

不遇宣宗

賈島不第乃為僧改號無本居法乾寺與無可唱和一日宣宗  
微行至寺聞鍾樓上右吟聲遂登樓於島按上取詩卷覽之鳥



不識乃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故程銜以詩悼之曰倚恃詩難繼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事一見一心恠 宣宗嘗微行溫庭筠遇於逆旅溫不識傲然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乎又曰得非文參簿尉之類乎帝曰非也謫為方城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不既德行無取何所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以流落而死

### 不遇元宗

王維私邀孟浩然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

因放還 本傳

### 心肯命通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叙功賞曰侍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領之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工子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稍稍能之亦不獲用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薄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更有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也 翰府名談

### 命在磨蝎

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日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歎揚東坡自謂生時與退之相似蓋命宮在斗牛磨蝎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贈術士



謝正臣詩云生時宿直斗牛箕

題詩坐窮

薛令之聞之長溪人及第遷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寮清淡令  
之題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宿長  
闌干飯澁匙難縮羹稀筋易寬無所謀朝夕何由保歲寒元宗  
幸東宮覽之索筆題其傍曰啄木口嘴長鳳皇羽毛短若嫌松  
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守饒州有書生甚貧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  
本直千錢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  
碎其碑時語曰有客打碑求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  
措太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  
有室家公以侍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冷齋夜話

新編古今事類聚卷之三十九







